

一部和平年代的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

这里的军人 是女人

王曼玲 著

引 子

黎明的边陲并不寂静，风霍霍，鸟啾啾，水汨汨欢叫着流。太阳像一个刚出壳的雏鸭，晃动着它那毛绒绒的脑袋，躲躲闪闪地出来了。山脚下的那些房子、绿树全都戴上了一个金黄色的帽子，在戴天娇的眼前亮成一片。

站在山顶上的戴天娇，突然感到太阳就好像是从爸爸脚下升起来似的，这时爸爸走在她的前面，正迎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，那一缕缕金色的阳光就从爸爸脚下一点一点往上爬，最后爬到了爸爸的头上。爸爸几根飘飞着的头发就好像一些被火烧红了的细铁丝，有一种透明的感觉。

爸爸在墓地前的一块空地上站了下来，他的身后是一排排整齐的墓碑，这时灰白色的墓碑都已经染上了一层金红色，像一些在火光下列队的士兵。爸爸把身子扭了过来，从这个地方能看到山脚下陆军一五八医院的全景，医院刚刚苏醒，有人影在走动。戴天娇小跑了几步来到了爸爸的身边，她把胳膊伸进了爸爸的臂弯里，依偎在爸爸身上。尽

管爸爸老了,可是爸爸的身体依然是魁梧的,戴天娇想,年轻时候的爸爸不但能让敌人浑身发抖,也能让漂亮的女人浑身发抖。

爸爸用另一只手摸了摸戴天娇从他臂弯里伸出来的手,戴天娇顿时一颤,一种异样的感觉瞬时窜到心上。说实话,在戴天娇一生中,爸爸是她认识的最早的一个男人,也是她最佩服,最热爱、最崇拜的男人。中年时的爸爸仪表堂堂、威风凛凛,行如风,坐如钟,浑身溢着一种令女人心颤的阳刚之气,她戴天娇十三岁以后的春梦里,梦境中搂她亲她搓揉她的竟然都仿佛是爸爸一样的体魄,这不得不令戴天娇第二天看到爸爸时脸上发烧……直到后来她进了陆军护校,才在课堂上明白,这叫少女的“恋父情结”,“恋父情结”是正常的,但长期坚持就不正常了。因此她赶快终止了这种情愫,却在学员中留意寻觅那像爸爸一样的古铜色的前胸。

当她在学校的大浴室中,看着温热的水流从她那乌黑可鉴的短发中泻下,轻轻淌过那对突兀、挺拔的奇峰时,她不禁在心里自豪地想,自己这对骄傲的宝贝,必须停靠在天下最坚强有力的胸膛上,而只有这种胸膛的挤压和磨擦,这对奇峰才可能喷发出像岩浆般炽热的情的潮峰……

爸爸回头看了看依偎着他的女儿,女儿是美丽的。而且美得让人骄傲。晨阳沐浴着父女俩。爸爸想,我像个历史见证者般的雕塑,而女儿,则是艳阳下的一朵鲜荷了。爸爸不惊喟叹着说:“快四十年了。”说着便挺了挺胸板,“那时这里什么都没有,一片乱草,坑坑洼洼的哩,我就看中了这

有妻室的皇甫医生，双双坠入情网，爱得如痴如狂。他俩的爱情事关道德，在通常情况下是应当受到谴责的；然而导致婚外恋的原因，即皇甫本人近乎包办婚姻的身世和命运，却似乎值得同情。作者把“道德评判”的权利交给了社会，或者说交给了部队医院这个较为正统（或正派）的特定的小“社会”。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，他们的“爱情”当然不为社会所容，事情败露后，皇甫受处分调离，朱丽莎则无奈地远走深圳。

任歌的命运或许更富有个性色彩。杨干事的“一厢情愿”的爱，使任歌陷入难于应对的尴尬之中；之后与戴天亮的真诚相爱，却使她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爱情的幸福。照理说，她应当就此满足。然而令人感到突兀不解的是，由于画家老嘎的偶然出现，竟使任歌一夜之间陡生“情变”。惟一的“理由”是任歌因学画而崇拜老嘎的才气，因与老嘎“志同道合”而抛却旧情。但这只是表象的解释。内在的因素则是任歌热烈奔放、极富浪漫色彩的不安分的个性气质，或曰艺术气质。最后任歌甚至不顾舆论压力，与老嘎同赴西藏。任歌的情爱轨迹，正好印证了某位哲人的一句名言：“性格即命运”。

王萍平的命运中始终贯穿着“抗争”二字。对于庸碌之辈江永江的无理纠缠，对于那种“交换”式的庸俗“爱情”，对于父辈地位卑微而带给她的“低人一等”的心灵误区，她都毅然说“不”而与之抗衡。应当说，是性格中的这种积极因素支撑与帮助她走出了命运的“阴影”，她终于通过努力考上高级护校，实现了真正的“远走高飞”。

夏冰的命运似乎可以用两个字加以概括，一曰“平”，二曰“顺”。她在碰上钱兵式的短暂爱情(实则更多的是友谊)之后，生活中很快就出现了常克生，那位始为大学生、继为研究生的理想爱人。恋爱和婚姻都相当顺利，还生下一对双胞胎，夫妻双双调往省城。这正好应了她的名字：“夏”天火热，以“冰”凉之，一切便冲淡中和，趋于“平静”。然而这种不温不火、完美无缺的“平静”，似乎又使人觉得总是缺了点什么，也许是缺少了命运中的波澜起伏吧；须知，曲折一点的人生常常能砥砺意志，“残缺美”往往才是更加动人的美。

作者着力刻画命运中“落差”较大的人物，是戴天娇。她以军区副司令员女儿的高干子女身份、较之女友们更加漂亮等“优势”，成为生活中的幸运儿。她性格善良开朗，蓬勃向上，乐于助人。父母、未来的公婆以及朋友、同事们都喜欢她，甚至宠着她。她与英俊军官张少伟的近乎天造地设般的美满爱情，预示着命运对她格外青睐。作品中极力渲染他俩的爱情。然而，正当这种如胶似漆的甜蜜爱情被渲染到极致的时候，命运之锤重重地击向了戴天娇：张少伟突然牺牲了！这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，这结局无疑是悲剧性的。它使我们想到

“悲剧，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”。

作者就这样娓娓道来，为我们一一展示五位漂亮女兵的不同命运，于平实中见起伏，于共性中显个性；把她们的爱情故事演绎得曲折动人，把她们的风采韵致勾勒得多姿多彩。——这便是这部长篇颇能吸引读者的原因所在。

(二)

这部小说通过对几位女兵命运的描写，着力地表现了人世间最珍贵的情愫——人性美与人情美。

这首先体现在书中大量的爱情描写上。爱情，作为人类最炽热、最强烈、最丰富、最本真的一种情感，最容易集中体现人性中的真伪、善恶、美丑。

书中关于张、戴爱情的描述，虽然带着理想化的色彩，然而却给人以如饮甘醇的纯美之感。少伟写给天娇的几封情书，缱绻情深，温馨甜蜜，令天娇为之陶醉。“她在心里对自己说，这就是爱情，是真正的爱情。她感觉到一种像光穿透心胸般的深刻，那是爱情对她身心浸润般的深刻。”而每当她俩见面时，“两人的眼睛里都冒着火一样的光芒”。“这时，天上的红霞正如火一样烧着，看上去戴天娇无比的蓬勃，竟有一种成熟女人的风情。张少伟只觉得自己周身血流突然间加快了，一种来自心底最深处的冲动，冲到了充满血的心脏……”，“再朝前走两步，他们就能重叠在一起……可是对于他们此生的第一次爱情，他们把它看得太神圣、太庄严了；他们更信奉这样一句话，爱情就好像一瓶老陈酒，酿得越久就越香醇。”他们就是这样，陶醉于初恋而又珍惜初恋，钟情于爱人而又尊重爱人。他们明白，只有这样才最符合美好纯洁的人性；而轻率地逾越“界限”并非情感的升华，而是对于情感的亵渎……张少伟牺牲之后，戴天娇一面沉浸在失去恋人的巨大悲痛与无比怀念之中，一面又面对

着另一位优秀的军人、少伟的战友黄强的示爱与追求。虽然黄强不能代替少伟,但他的爱或可使天娇受伤的心灵得到稍许安慰。然而厄运却再次降临,黄强因帮助村民救火而烧瞎了双眼。再次陷入悲伤的戴天娇,毅然决定捐出自己的一只眼角膜以挽救黄强微弱的视力……无论是出于对朋友,对恋人,或是对“救火英雄”的真诚相助,天娇此举,无疑都闪烁着善良而高尚的人性的光芒。

张少伟牺牲后,戴天娇隐忍着巨大的悲痛,却更多地担心着两位老人的丧子之痛。于是她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少伟的父母百般温顺体贴;两位老人也对“女儿”加倍地关怀怜爱。这种含悲忍苦、相依为命的血肉亲情,正体现了人性中的至善至美。

对孤寡老人黄大妈的救助,也可以说是一种人性美的折射。对于黄大妈这样一位“如此贫困,如此无助的老人”,戴天娇下决心“要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她”。她经常去大妈家帮助她担水、劈柴,还不时给她带去些食品。张少伟和她恋爱后,两人常常结伴前去“扶贫助困”。张少伟牺牲后,黄强又接上来,而且是默默地经常地为大妈做事。天娇要去大妈家时,张主任和沙老太(少伟的父母)把这件事当作少伟的“遗愿”,每次都让天娇捎些吃的给大妈。在这里,帮助大妈不仅成了张、戴之间,黄、戴之间恋爱中的重要内容,而且成了“接力赛”式的一项义举。扶危济困,敬老爱老,展示着几个人物的善良美德。

这种人性之美与人情之美,在夏冰和任歌身上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来。

当初钱兵爱上了夏冰，而夏冰并不爱他。一天晚上，钱兵“斗胆”来女生宿舍造访。可是这位腼腆的班长“面对这几个已经是干部的女兵，感到手脚都没有放处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夏冰是一个自私、势利的女孩，那就正好借此来个“顺水推舟”，不理不睬；甚至当着女友表明“态度”给钱兵以难堪。可是夏冰却不。她“同情地看了看眼前的钱兵，心里很过意不去，心想，班长是来看自己的，来了却好像来受罪的”。她为了给班长解围，便顾不得避嫌，大胆地“邀请”钱兵单独“出去走走”，引来了女友们一阵“起哄”声和背后“开心的笑声”。夏冰此举，表现了她性格中善良而富有人情味的一面。

杨干事一厢情愿地爱着任歌，而任歌却找不到爱情的“感觉”。她和杨干事在一次种树时发生了争执，以至任歌猛一松手中的锄头，让握紧锄头的杨干事冷不防摔了个四脚朝天。这时，“她的心好像被突然使劲扎了一下，有一种难受极了的疼，她急忙向杨干事奔去，向他伸出了手”。之后，她“恨起自己，在没有任何用心的时候，竟伤害了一个人”。于是，她“感觉到一种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的难过”。这种发自内心的自责与负疚感，正是她心地善良的体现。

爱情是复杂微妙的，也是不可勉强的；爱与被爱，友谊和爱情，常常反映出一个人的文明程度与道德水准。你有权利不爱一个人，但却没有权利无故伤害一个人。这是任何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应当遵循的道德原则。夏冰和任歌的行为，正体现了这种高尚的道德原则。

在如何对待荣誉（比如谁去参加军区的护理知识有奖

比赛)、升学(比如名额有限时让谁去报考高级护校)、职务升迁(比如提拔谁当护士长)等等方面,同样体现了五位女兵相互关心、彼此谦让的姐妹之情与真纯之谊。

真诚、善良、质朴、单纯,积极向上,友爱互助,同情弱者,乐于助人,善解人意,富有人情味等等,几位女兵身上的这些品质,都是人性中真、善、美的体现;这一切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崇高”,那种寓于平凡之中的崇高。不是有人公开宣扬“拒绝崇高”、“批判崇高”么?而我们则要旗帜鲜明地呼唤崇高,倡导崇高。这部小说中着力塑造的几位主要人物,在人性美与人情美方面,为我们树立了“崇高”的群像。这是十分值得肯定与赞许的。

(三)

这部作品在艺术上有它自己独具的特色。

悬念的设置。矗立在那一片烈士墓地上的那块灰白色的无字碑,从一开始就吸引着主人公戴天娇的好奇心,也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。围绕着这块碑——碑上为什么没有字?它和天娇的父亲(戴副司令员)讲的“女英雄”有何联系?为什么一提起“女英雄”,父亲就既骄傲又内疚,而母亲却表现出明显的不快?戴天娇去一五八之后,在那块墓地周围为什么老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:比如那个又聋又哑的神秘的老撒,为什么老是在墓地转悠,总是指着无字碑对戴天娇比比划划?那个“古怪的男人”(后来才知道叫皇甫忠军)为什么向无字碑墓前献花?他为什么总是用极不

友善的目光盯住戴天娇，并且说一些似乎与父亲有关的难听的话？……这一系列的悬念，无论对于情节的铺展、故事的延伸、人物关系的设置与人物命运的推进，以及主题的逐步深化等，都起到了必不可少的导引的作用。同时，它也吸引着读者的好奇心与阅读兴趣，一步步“走”进书中的故事中去。等到悬念的“扣子”一个个解开了，读者释然，故事也就完结了。悬念的运用，无疑地起到了引人入胜的作用。

人物关系的巧妙安排，预先“埋伏”在悬念之中。随着悬念的逐步解“扣”，人物关系便层层凸现出来，由当初“雾里看花”的模糊不清，到“月迷津渡”的朦朦胧胧，再到“光天化日”的明明白白——原来，“女英雄”是戴副司令员（天娇的父亲）的前妻，战争年代救过他的命。解放后他们因无子嗣而抱养了孤儿皇甫忠军。后戴副司令员爱上了年轻漂亮的文化教员（即天娇的生母）并与之结合，“女英雄”遭离异（或曰“遗弃”），带着年幼的皇甫在一五八工作。五十年代中期患病去世，葬于烈士墓，遵其遗嘱，墓碑无字。她去世前将几岁的皇甫寄养在北京一位老战友家中。“女英雄”在一五八工作时，从国外归来的一位科研人员，即书中的老撒，曾爱上她并向她求婚，遭拒绝。老撒后来得了怪病，既聋且哑，却依然留恋前情，于是便有了后来“无字碑”前经常的转悠流连与指指划划。皇甫在北京长大，养父母待他很好，读书至军医大毕业。养父母有位女儿，被皇甫称为姐姐。在养父母的要求和安排下，异姓“姐弟”结为夫妻。皇甫虽极不情愿，但不如此则伤害老人，有负其养育之恩。婚后妻子在他心目中仍是“姐姐”，故有心理障碍而没法过夫

妻生活。夫妻二人都很痛苦，便商定待父母去世后即离婚。皇甫遂远走一五八，以“逃避”这一段不幸的婚姻（这实际上为后来他与朱丽莎的婚外恋埋下伏笔）。皇甫对“老头子”（戴天娇之父）遗弃结发之妻（实际上也遗弃了年幼的皇甫）造成他命运坎坷一直耿耿于怀，于是以极不友善的态度对待戴天娇……应当说，与悬念“配套”的人物关系，环环相扣，陈陈相因，总体上是设置得不错的。它将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“拴”在一起，然后又沿着各自的轨迹延伸发展，使整部作品在结构方面有着较为完整的框架与清晰的脉络。

细节的运用。细节之于小说，常能起到画龙点睛或以一当十的作用，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至关重要。所以老作家沙汀曾说：“故事好编，细节难找”，可谓经验之谈。这部作品在设置细节方面有其独特之处。比如戴天娇父亲讲的“故事”——长征路上，大雪纷飞，雪地里行走的队伍中有个11岁的小红军，这小男孩被冻昏在雪地里，看来是“死定了”。过了很久很久，“男孩醒来时，首先感到的是脚暖和了，动了动脚，一下踹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……这不是妈妈的奶吗？……‘妈妈。妈妈！’男孩喊着。可是周围‘哗’地笑了。原来，男孩被几个女红军救了。后来才知道，给男孩暖脚的是一个15岁的姑娘”……故事中女红军“雪地救命”特别是“暖脚”的细节，给人印象很深。它不仅疏疏几笔就勾勒了长征的艰苦与革命大家庭的温暖，还自然地交待了（戴和前妻）特定的人物关系，这对于后来情节的发展（戴为什么内疚？“女英雄”为何碑上无字？皇甫为什么身世坎坷并且嫉恨老头子，等等），起到了“穿针引线”的铺垫作用。

又如五位女兵过“大衣瘾”的细节，写她们如何刻意打扮，特别选择了“看电影”的机会穿上漂亮的军大衣当众“亮相”，如何不露声色地显示“微翘的裙裾”、优美的身段和“丰满的臀”，以至生出“几分风情”来的那种得意。把女兵们爱美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。再如朱丽莎与皇甫的恋爱刚刚萌芽时，一次朱丽莎给一个外科病人换药，该病人伤口奇臭无比，朱难以忍受而被“带教老师”斥为“娇气”正在暗暗哭泣。正当这时，皇甫走了进来，见到这个因肌肉糜烂而发出恶臭的病人，一把夺过朱手里的治疗盘，对她大吼道：“出去！你出去！”命令她离开了治疗室。这一举动的潜台词是：“这么奇臭的脏活，是你可爱的朱小姐干的吗？”难怪朱丽莎“心里特别感谢皇甫”并由此而认定他是“一个可靠的男人”。这个细节勾勒了皇甫“怜香惜玉”的“护花使者”形象，在朱丽莎的眼中，这个“真正的男子汉”从此便“高大”起来。这个细节作为她“爱情”的“契机”，是十分传神的。还值得一说的，是书中关于那场弥天大雪的描写。如果我们把“下雪”作为一个细节来“透视”生活，便能发现其中的奇妙无比与丰富多彩。这场大雪把姑娘们从浪漫（欢呼雪景）带到了严酷（大雪封山，停电停水，交通中断，无信无报等等），然而天性充满幻想的姑娘们却很快从严酷又回到了浪漫——她们“点起了蜡烛”，在神秘的烛光下开始了天南海北的“夜谈”。在那个充满憧憬的空间里，她们在各自想像的“通道”上走着。“朱丽莎走到了开满粉红色花朵的林子里……任歌走到了一座金色的殿堂里……夏冰走到了一片苹果园里……王萍平走到了一座红色的房子里……戴天娇走到了一片花

海里……”总之，似乎都走进了“一个冬天的童话”。在这里，着意表现了姑娘们的天真烂漫、纯洁真诚，表现了她们对美的向往与对生活的热爱。“下雪”这个细节，带给了我们丰富的意蕴与隽永的启迪。

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还有其他的长处。比如女作家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和充满感情色彩的笔触，对于人物的心灵世界有着多处准确的揣摩与细致的描写。朱丽莎在“见不到皇甫的日子里”的那一段内心倾诉和戴天娇在张少伟墓前的那段心灵独白，都写得十分女性化，十分动人。作者还善于写人物对话。张少伟和戴天娇“好”上以后，少伟回家翻看照片时与父母有一段对话，少伟有意对她与天桥的事儿保密，兜着圈子“逗”父母；父母则起初蒙在鼓里，继而略有察觉，最后喜出望外。每个环节都写得有滋有味，有情有趣；在两代人亦庄亦谐的调侃之中，使人禁不住发出会心的微笑。此外，天娇第一次走进张家，与既是领导又是公婆的两位老人的那段对话，也写得相当精彩。

虽然这部小说在对生活的开掘方面还略嫌深度不够，尤其是对生活中的矛盾还揭示得不够深刻；对一五八的描写，似觉近乎世外桃源；作者笔下女兵的生活与爱情，也明显地带有理想化的成分。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物的塑造和主题的深化。然而总的说来，仍不失为一部描写当代女兵生活的成功之作，一部有品位、有思想、有生活气息、有艺术质量的颇为动人的优秀小说；也是一部很适合青少年朋友们阅读的作品。作者本人就是一位有着二十年军龄、十年“护龄”的现役女军人，以其深厚的生活积累、艺术

积累、感情积累,将自己熟悉的生活原型(无疑也包括她本人在内)进行艺术的再创造,倾注心血于她的小说和人物之中,也才有这部感人的作品呈现于广大读者面前。这是十分难得也是很值得嘉许的。

最后说一说书中的隐喻。一是关于墓地。那块无名烈士墓,从一开始就像阴影一般缠住了主人公戴天娇;她去墓地的时间最多,她甚至约上张少伟常去那儿,他俩在墓地谈论过生死不渝的爱情,信誓旦旦,却不幸而言中,最后张少伟也埋葬在这块墓地上了。如果把这看作是“隐喻”的话,则是对戴天娇不幸命运的某种暗示,冥冥中竟应了“红颜薄命”、“好梦难圆”这一类近乎宿命的民谚。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。二是关于“正午告别”。五个女兵同时去一五八,几年后却有四人分手而去。合久必分,聚散依依,本为世间常情。然而对比当初的兴致勃勃联翩而来,如今的各自东西劳燕分飞未免给人以沧桑之感。每次分手时医院门前的送别,大抵都“安排”在正午。依我看,这是作者的匠心“安排”。“正午”暗喻她们仍然年轻,青春和未来,前途和命运,仍如正午的太阳般光辉灿烂。

戴天娇独自一人留下来了。为了那一位墓中的恋人,也为了那一对心碎的老人,也许还为了未竟的事业和未了的心愿……总之她独自留下来了。抬起迷蒙的泪眼,正视前方,她没有被命运的重轭压垮;她依然年轻,依然漂亮,依然充满青春的活力与蓬勃的朝气。

如日中天。我们祝她好运。

2000年7月1日——2日,于蓉城一苇斋

(本文作者徐康,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,四川省作协副主席,巴金文学院常务副院长,一级作家)

“西部开发潮”丛书

这里的军人是女人

王曼玲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这里的军人是女人/王曼玲著,一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
2000.9

(西部开发潮文学丛书/宋玉鹏主编)

ISBN 7-5442-1702-7

I. 这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
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5378 号

ZHELI DE JUNREN SHI NUREN

这里的军人是女人

作 者	王曼玲
责任编辑	吴 键
封面设计	刘梁伟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(0898)5350227 5352906
社 址	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四川机投气象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13.5
字 数	270 千
版 次	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8000 册
书 号	ISBN 7-5442-1702-7/I·316
定 价	25.8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